愛日精盧藏書志

集部

別集類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 影寫明正統補刊本

元黃溍撰 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俱題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題門人王禕編卷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題門人宋濂傅藻同編合二十三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未見則傳本之稀可知社桓後序云黃文獻公集刊置學宮垂及百年正統丁巳學燬於火教授王君樂孟從烈焰中挾文集

板片得弗燬既而檢閱闕板百餘金華縣大夫余侯捐俸刊補云云此本從正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與日當以元刊殘本補之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爲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彌章氣之樞文之所圍也成周而上六藝與　禮不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於河汾河汾則異於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於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近代自劉慶之後文獘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啟一喙

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漸焉如弱卉之汎繪風文果何亦乎
逮入國朝羣工霽出　華而踐樸革澆以淳㬌然五色
之文照耀於天下沿至先生號爲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
本根則師羣經揚其波瀾則　遷固沉浸之久超然有會
於心𠃔口誦口文辭　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
悖先聖人斯可已故其形諸　委蛇曲折必暢所欲言
出用於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幃
以文字爲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爽雄蓋一世　謂大
雅弗羣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淸圓切密動中法
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　然不亂至先生之獨
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踔涔之水其流不能

通河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百　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衡縱上下無幽而不被此無他碑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爲無窮奈何不河海風霆之若而規規蹄涔土鼓問果誰之過也上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　至今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何以是而求先生也先生殁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藁其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没亟取　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濂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疇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微酣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所濡志汗漫無根之　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刻厲别去陳腐以

振華英而九　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誦所聞以書於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　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具見臨川危公所撰神道碑銘茲不著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杜桓補刊後序正統戊午

金華黃先生文集殘本二十三卷元刊本

元黃溍撰臨川危素編次晉昜劉耳校正　原四十三卷今存卷一至十三卷二十二至三十一合二十三卷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原誤改作三十一卷據貞坊齋集改正　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

所編次續稿四十卷原刻改作廿八卷據玩齋集改正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刮劘渠雲如明珠白璧藉以繅綺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咏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之言不既甚盛矣乎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爲己之學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運之一盛也耶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華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

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文誼爲尤篤比廉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敏叔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繇丁外艱除服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終太夫人喪年已踰七十矣復被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歷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經筵事數告老不許久迺得謝去今年七十又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騁馳如壯歲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既

登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錢氏手跋曰曩在都門從友人許借讀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仙居吳儉存翻刻本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碑狀諡議於第七卷末尤乖剌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蕘圃齋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心也考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稿三續稿一至廿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一書无疑但闕續稾十一至十八廿九至三十耳貢師泰序稱初稿臨川危素編次續稾門人王生宋生編次所云王宋二生即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

大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也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覆序云廿八卷蓋作僞者洗改痕迹宛然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藁爲三十三卷耳癸丑九月錢大昕識

圭齋文集十六卷 抄本

元歐陽元撰宗孫銘鏞編集

宋濂序

順齋先生閒居叢藁二十六卷 抄本

元蒲道源撰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懃校正

故翰林秘書少監順齋先生蒲公既沒仲子御史君機裒輯遺文曰閒居叢稿者爲二十又六卷以授溍俾序之孟子

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州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　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與知貴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其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為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行其所無事臨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為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為文皆雄深渾厚

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
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譬如良
金美玉不俟鍛鍊琱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
上新即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
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斯歷士大夫咸以爲榮論
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而潛浮湛州縣白首登職柰以非
才承乏冑監實在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
茲幸獲以瓶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
序其梗概如右後之攬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
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蕭將軍至晉安西大
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

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白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壙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至正十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前史官金華黃溍序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抄本

元吳師道撰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傅若金撰弟傅若川次舟編刊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概見迨後之作者或善於敘述

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矧詠歌之辭必聲韻之叶而音節之諧又非徒貴於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昔鉅儒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於文與詩皆兼稍焉由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名高於一世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鉅儒而有合焉者也其官止於廣州文學卒之年纔踰四十而文章之譽著海內蓋其天才過人學識超卓范太史德機先生居百丈峰之下自少承其口傳者爲多迨遊燕都縉紳先生既咸獎餙而諸公大人願見惟恐後其才優祿薄固時所共惜君既卒後詩文俱嘗刻之梓其詩乃范虞揭三先生爲之叙流傳於四方也久矣君之弟次州以後進願見之多而舊刻不

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寅爲之序寅自弱冠遊鄉校見君所爲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爲傑士且與君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士寅屏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亦深矣其爲文脩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贍不失之浮固宜與詩歌並傳無愧於古之兼美者君子觀之當知愚言之非妄也

洪武甲子歲冬十月棠陽梁寅叙

瓢泉吟稿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朱晞顏撰

前輩教人靜坐正欲使學者於靜處下工夫設不得已處事物應酬狎至之際有所搖奪將遂放開斷乎天下之理

散在事物觀於靜未若觀於動求於簡未若求於繁爲得也爲詩亦然退之言詩吏人休白事公作送春詩鄭五作相亦謂詩思在灞橋驢子上此猶戲語若孟東野喜平陵水木幽深每坐石上吟哦至暮乃歸曹務廢則詩與事果判爲二矣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以禆諶一人之身心隨境遷智慮懸絕又不可曉豈東野之詩亦求之於野乎朱晞顏年甚少篤志於學大夫多從之遊顧其居近市囂塵隘也埃壒之蓬勃里巷之喧啾車馬之咽塞日旁午於前而晞顏方乃挾冊危坐若擺落世事初不介意然其親承賓友泛應曲當未嘗廢事亦未嘗違俗而詩輒成軸紙長三過讀之愈出愈奇擬古則不失古人作者之意詠史

則能得當時之情至於他詩各有思致大抵老蒼雋健尤非近學所能窺俗情所能汨良可喜也予謂睎顏儻能於事物應酬之際嘗存主靜之心不為外奪則此理卓然隨在而見亦隨在而有得何莫非學學進則詩益進他日又當求之於此軸之外庚子夏五月十日陵陽牟巘序

鄭僖序曰瓢泉朱君彜仕于鄉州交分相得也當是時君之才氣銳甚嘗謂天地間風月無盡藏平章在我化裁在我故日以詩歌與騷翁墨客相頡頏不厭二十年餘復胥會於錢塘而其氣益銳詩益奇其騫騰迅邁如大鴻遇風之脫氛壒也其連軒清警如舞鶴出林之引圓吭也人所于我獨紆餘由是知坡老所謂昌其詩不如昌其氣者益

信君嘗泝長林縱事罷茸敍導募蹤月就成緒乃能與李君玉峯恣覽雁蕩山瑰容瑋狀倡和彪休風雲協其律呂煙霞爲之澄廓於時運使本齋王公方延辟其所職也敗容讓貌之無採豹錯譙意其在江西事尤劇吟詠不廢以是知君之才周於世用不獨昌於詩而已至其爲文規繩古制不事浮靡趨生黼隱二傳尤爲奇贍幽蔚又不獨昌於詩而已矣嘗觀吳草廬先生爲其先翁墓表稱君能詩能文有猷有守可爲良吏爲剛人蓋紀實云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永樂刊本 季滄葦藏書

元李存撰 前有墓誌銘危素撰 末附虞集答書一編卷首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鄱陽先生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遠舒元易吳尊光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驗乎予嘗識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眞有道者也見予方徽纆訓詁爲解乾坤易簡予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此其於文辭鑿鑿乎菽粟布帛之可服喫乎生人溫醕若經輩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獨

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温且粟也奔泉流水不足爲其駿且淸也譬諸造化生物之亭毒有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嘗誨人曰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哉先生没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爲若干卷將畀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爲文序其槪先生予師也卓予長友也予何敢以固陋辭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言從之也

洪武癸丑諸生宜黃余幾謹序

徐旭序永樂二年

王和序　同上

鄒濟序同上

滋溪文稿三十卷舊抄本

元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屬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冑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眞有所據而非掇拾于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於天下而未嘗決意于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

是時海內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纖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與儀于斯而後選並與術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公世儒家門其早歲嘗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清修篤志足以潛修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

而一誠剗越中立無朋屹然頹波之砥柱矣其文則深而
粹温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國朝治
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圖與
莫不作焉而浩然删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則爲閣
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
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
後而王公遂相與爲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
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
尙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
之間不同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未知三公之視程
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子爲模範而力求在

已不稱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汸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書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汸謹書

蜕菴詩四卷 明洪武刊本 文瑞樓藏書

元張翥撰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嶽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咏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于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寖尚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體其鏗鏘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有以振之降

是無足采焉逮及于元静修劉公復倡古作一變浮靡之習于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淳仲宏楊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碩揭公之森嚴更唱迭和於延祐天歷中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靈陵北山杼禪師以公手稾選次而刊行之來致言爲序余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吾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尚蓋性情所發出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畜厚矣春空游雲舒斂無跡此其沖澹也昆侖雪融河流

沃天此其渾涵也灝氣橫秋華峯玉立此其清峭也乎沙磧漠漠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矣顧余譾材何足以銷張盛美然託契於公非一日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豫章沙門釋衡菴來復序

右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廬陵沙門大杼北山之所編集也先是潞公於元季多故之際羈于燕都由其無後北山爲之經紀葬事未幾天兵北伐燕都不守北山取其遺藁歸江南凡選得九百首將刋板以行于世或有問於余曰北山釋之有道者宜視身爲外物而乃汲汲於故人詩集

得非未能遺情乎余謂之曰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梁慧約以苦行得道爲帝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不落三十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北山念潞公無後乎且交友又皆異世論謝擺長泯没無傳故仗義而爲之然亦何害於道其與豹之情則一也當元統甲戌間余識潞公于金陵後會于燕都于錢塘蓋三十餘年固非一日之好觀北山斯舉豈能無動于中讀書卷末如北若潞公之詩名震耀海內不俟余之稱美故弗論洪武七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釋宗泐

蛻菴詩五卷抄本　從子蓮涇藏舊抄本影寫

題晉甯張翥仲舉著　分卷序次均與洪武刊本與五言

古詩堂堂一首五言長律題玉山詩一百韻七言古詩古促促辭北原行鶯苑曲諸編洪武本俱闕案來復序云北山村禪師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則洪武所刊爲選定重編之本此或其原帙歟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抄本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僖重編

宋元僖序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舊抄本　宋氏賓王手校

元貢師泰撰　前有玩齋先生紀年錄宋濂撰卷九重修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曰寺舊有兩大桂茂甚宋盧陵下

闕宋賓王從活字本校補四十一字曰麟公住山日嘗製

其花爲香以遺誠齋楊公公答以五詩有天香來月窟之句儞因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以下仍闕賓王跋云欲訖全文當求善本或於浙江通志慈溪志中求之蕭賓王待未見天順刊本耳今天順刊本藏予謙姪處取以校勘因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下尚闕五百六十九字亟爲錄補始獲完璧設賓王當日得見此本其愉快當何如耶

沈性刊板序 天籟集末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者有專攻之伎精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謂癖耽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時公卿大夫士下及閭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琱琢而大

工山寫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風謠音裁之自

然也然則以竊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朝古文殊未遜

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扳於宋范楊再

變未丧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

極其所摯下顧大曆與元祐上逾六朝而溥風雅吁亦盛

矣繼馬宋而起者世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

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孰輕也公也余爲通

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東南有佳人嶰谷有美竹深得

其與月入棚風息芙蓉生綠水蓬詩選體厚倫理如風樹

春暉樹風操如葛烈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如蒼

梧縢閣紀變如何決魚臺論人物如耕華蹈海遊方之外

謝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稱本朝擬製其他所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時人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哉蓋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容暇豫不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也得於自然有不待琱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公年尚未莫氣尚未衰而尤嗜問學不止今爲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爲風爲騷入爲朝廷道盛德告成功爲雅爲頌又當有待於公者豈止今日所見而已編是集者爲其高弟子謝肅劉中及朱鐩也別又爲公年譜云公字泰父號玩齋學者稱爲玩齋先生至正十九年秋九月九日會稽楊維禎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以諸生禮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凡先生之著作無不飫觀而熟味焉門人豫章塗穎會稽何昇嘗爲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宣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爲之序其後先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暇日輒竊錄其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酒穆泰陽綱桂郁鄭貫等請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高風雅調淪亡泯滅殆無復遺國朝大德中始漸還於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哉大率模擬之迹尚多而自得之趣恒少也閒嘗觀諸二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雄渾而峻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中乎軌度不矯矯於

造俗而自達於塵滓才情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具有全集在焉至正乙未冬十又一月壬午朔門人邯鄲趙贄書

玩齋詩集者中書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所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鎰所彙而萃之者也先生蚤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爲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在朝而諸先生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公先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遨遊其間講明論議涵濡浙漬所得者深所蓄者大其學該博而閎衍其識高明而

超卓其才瑰奇而雄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嗇直而不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柔而不迫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如江河盪滿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騰觸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矣用王戩嵗辱在翰林先生時爲兵部侍郎間出平生所爲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爲次其簡編以成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膺使者持節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王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顛沛蹤迹之邈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閩廣

粟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川王川陪杖屨散步林皋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詩敢請以畢前志先生喟然嘆曰自喪亂以來圖書散失吾文藁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耿耿者猶在雖孤客遠邁而感時撫事未嘗不形之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披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邃才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于中憂困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哉亟欲類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既歸則其門人劉甫已序次之矣惜乎用王不能輯錄於未散失之前而肅也逝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德於先生而

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編之成獨非用壬之志之所存乎川敢序于篇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壬謹書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民旣德之士而志於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於時肅年尙少沉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肅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値朝修黜陟之法而大臣有薦先生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以歷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

於人人聞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咸歎先生之大用於時也而肅者旣抱其忻慕之心于是則重是歎曰先生今天下人豪也肅安得一受指教以是平生之志願哉又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謁拜於吳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於弟子員役使十餘年欣慕之心一旦傾寫庸非幸歟未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尚書總漕閩廣道川海昌値海上有警因留居於州之北門凡七閱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閒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旣籍記之復退取先生詩文之藁而讀焉見其名友迂者則武威余公斥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求軒者則

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於今而傳於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考其從帙則錯亂無幾間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唐劉中海昌朱鏜力加捜訪或索之記憶或求之卷册或錄之金石得古賦歌詩論辯書敘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覩爲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齋詩集且復於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于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將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

及其辭之措也如大將作屋鳩衆工而聚羣材某爲梁某爲棟某爲榱桷俾各精于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之則門廡堂室秩乎其序黝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諏之勤靡及之歎其孤客遐適則有游從之適登臨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風俗尚之美惡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概蠻夷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不即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宮大臣文儒遊士

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皆清俊奇古雄渾雅健有典
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蓋自
風雅以來能集詩家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
文貞而興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
合先生是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雖然即
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必極聖賢之指要使
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文章必出於己而無愧於古作
者在官政必欲上謀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
至于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明之
顏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自養而窮達一
致者也故或掃室焚香抱膝危坐而終日不動或霽月

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上逍遙閒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以自適其天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名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矧所謂詩歌者耶而肅每汲汲於此則固弟子之宜爲然先生所作率多鋪敘兩家太平之美逮今編肆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思治之義也乎遂書以爲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上虞謝肅拜手謹序

國朝統一海宇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兩漢以下莫於斯爲盛矣當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皆以前代遺老館國

家之典運其文麗蔚質奧最爲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浚儀馬文貞公侍講蜀郡虞公尚書襄陰王公其文典雅富潤益肆以宏而其時則承平浸久豐亨豫大極盛之際也今天子元統以來致治爲尤盛而文學之士至於今則遂以日繼淪謝而幾於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公豫章揭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皆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諭德東明李公侍講金華黃公雖巋然猶存而亦既老矣其方獨任用而擅文章之名者惟吾宜城貢公平公之先君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庠受業諸公間故其問學

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紊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後之欲知一代治化之盛者非其有不足徵者乎雖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政事尤長也其為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為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大務冠夏官則奉詔覈縣戶於北境司水衡則勸廷復以中原饑饉之事備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不可遍數也大抵政事文章本一揆也達事情而號令明執法度而賞罰久非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漢遠矣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政事則陸宣公范文正公而已公之文章實追韓歐之法其於政事不猶陸范之志

故揚非韓歐不施於政事而陸范不著於文章必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爲善論公者矣夫讀其文必也論其人求其人必也論其世故禕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公名師泰字泰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兩入翰林爲應奉遷宣文閣授經郎陞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爲吏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出爲都水庸田使今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年月日金華王禕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

捷棲遲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輙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遊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甫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即與聚盡有蔬一品鮓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即相與賦詩詩文孔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即聯鑣過市據鞍談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在公貴人能求賢甯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

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當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妻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翺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所遇于旣歸淮南泰甫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薦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聲者而泰甫之治爲浙東西第一適得復名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甚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甫須髮皆白而泰甫銳然面紅白如 由其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甫眞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于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

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自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得者不能爾然則吾泰甫之汪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况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年月日青陽山人余闕序

方今士大夫號稱文章家多推宣城貢氏而泰甫其尤秀出者也蓋幼聞先翰林公過庭之訓蚤受業太學博士在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燗然

宏博靡麗卓邁儁偉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及也嘗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集黃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集焉徵序于余夫以先生之文當時所推重將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之文章固高一世猶不賴以傳況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低回畏避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問學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已爲兩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研之末載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屬辭之深厚爾雅又非前日友迂玩齋之比矣是不可以不知也太史之稱虞卿韓昌黎之論柳子與坡海外之文少陵夔州以後之詩彼皆有

所激而進也余於東軒亦云東軒在杭之棲霞所寓也余非敢序東軒之文也因東軒之文而有感焉故書之云爾

至正戊戌十月望新安程文書于越之蜀阜僧舍

沈性拾遺跋

燕石集十五卷 鈔本

元宋褧撰姪太常奉禮郎彌編次應奉翰林文字危素校正

漢初詩學方興燕人韓嬰作外傳數萬言史稱其言與齊魯殊又言嬰嘗傳易燕趙間人喜詩故詩傳而易微余讀是有以知燕之爲詩蓋千有餘年于此外傳言奇誼卓舉而詩之爲教本乎山川之風氣人物之性情者也燕東邃

海通蓬萊西北控并塞自昭王好神仙往往招致畸人方士于北國至若豪俠則易水之歌漸離之筑楚漢間安期生蒯通兩人者則又嘗合二者之奇為一奕其風聲氣習歲月之鬱湮世故之感發不激為變宮變徵之流則溢而為騷雅歌行之盛一氣機之賞流耳翰林薊門米君顯夫示余詩若干首予薦書卷來求一言之陳燕有也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諸賢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為清新秀偉之作吾知魯齊老生之不能及是也余何猶以燕石為名其集邪顯夫年強仕所作當日富所造詣未易窺姑序余所睹記如是云至順元年三月丙子奉政大夫藝文少監長

沙歐陽元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來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識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游於江漢之間日益貧窶衣食或不充故其為學時精深堅古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出奇古者盡全李賀之流若喜其詞以摹擬之及聞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第遂入館閣為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嘗為太常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拔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為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謚曰文清誠夫累官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謚曰正獻始者誠夫之卒顯夫謂

余序其文後令趣夫之亡其子國子生顧彙其稿徵序於余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才能進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惋惜也昔者仁皇開設貢舉本以教求賢才作興治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之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黼黻皇猷識者不當譏以迂濶異儒議訾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無其人哉或彼怵之以利害禍之以禍福事勿合義言不中度譏隨而或不能譏識也余以交遊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術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功豈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

云燕石云至正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　大夫
兼國子祭酒趙郡蘇天爵序

予卧病日聞有禁近之擢追命就道惶汗無措而竊自喜
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從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
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
孤承詔傷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
哉孤顧奉燕石集拜泣且曰此先子所遺兄褧編次者也
世父至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兼夫文不一紀
又弟　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顯夫兄弟入京首與予
遊盡觀予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閱
顯夫稿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

篤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闢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矣文當日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目枯拘拘規放而倀倀乎所適者都易得乎雅其有所本也有所柔也該洽沈潛心有所得者以定力而熟之則　也決渟淵而灌溝澮蕢堅乘而走康莊庶乎其遠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舉而已汩汩矣視誘利祿而重得失忽於播而急於穫者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而今刻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爲工也礦由奉禮郎爲丞相史傳掾兼從史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姪矣

顯甫襄事郎謀刻父文宋氏之後其益昌矣哉至正六年歲在丙戌冬十一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安陽許有壬序

宋君顯夫諱褧大都人由進士累官至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中大夫國子祭酒勳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謚文清其先君前至元初宦遊江左時君猶未生諸兄隨侍去延祐間偕次兄國子祭酒諱本始還京師都人莫能識別士大夫亦莫知之也宋族中一二長老纔能記憶祭酒以古文書稱亦精於經子書顯夫儷以詩行不半年交上下聲名籍甚號曰大宋小宋祭酒公至治辛酉進士及第顯夫泰定甲子始登科實與予同年元統二年祭酒

公長成均予以司業貳顯夫著考文山東相知益深既而祭酒甍又十三年顯夫亦去世嗚呼痛哉祭酒有至治集而顯夫之子顥持君平日所作求序曰此先人手澤也自名其編曰燕石又曰若心荀子曰藝至無兩能祭酒既能文而善於詩顯夫既能於詩而善於文體製足尚可謂能矣歐陽子曰窮而後工詩兩公歷臺省俱爲祭酒可謂達矣雖然詩之列于經非藝也風形邦國雅達朝廷頌告神明于此窺得失而識治亂若音聲之謡性情之曲也詩變爲騷騷變爲賦漢魏而下盛于唐人苦心鏤刻極于思致租居宋猶齊壤而況於風雅乎宋金以來唐人又遠矣文清公兄弟　學詩者方脫畧宋金之習可謂有功於詩

學矣自兩公之沒想其流風餘韻而未及方悲悼之無已顧又拜懇甚至於是乎存貲葬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

太原呂思誠謹書

翰林直學士廣陽宋公既卒且葬從子奉禮郎彌狀公之行又與公子顓編以遺文十有五卷屬素校其脫誤而并序其後比公以國子司業史官素實同修宋史及在經筵爲公屬吏其何敢辭素方弱冠在江南山中聞公與伯氏正獻公自江北蜚聲名藉藉若晉二陸之入洛也未幾正獻公對策大廷遂魁多士又四十年公亦舉進士天下方期公昆弟至於大用然皆官三品壽不及六十而止論人才者不能不爲之慨嘆焉然其志之所存者徒托諸策而

已公之於詩楙深幽麗而長於諷諭其文溫潤而完潔固足以成一家之言況隆於孝友而稱其情文者也嘗稽之史燕之地昔者固多賢儁之士及唐室藩鎮强大石敬塘割其土地賂契丹更宋與金兵戈相尋其民無復休養生息之樂至於詩書禮樂有匆遑及歷數百年而神元定都於此投戈息馬風俗丕變公之昆弟皆能奮自孤苦有所樹立豈其適當休明之運以至然歟然則雖用之不竟其才而其所傳者則固在此不在彼公之昆弟亦可以無憾矣正獻公沒公狀其行斬錄其文彌之事公者又如此則今宋氏之家法尤足稱也公諱褧字顯夫歷官行事當勒之墓碑書之國史此不著至正七年七月甲寅應奉翰林

文字文林郎危素序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段弼楊惠等思順斷當等呈嘗謂文章天下之公器不可無傳薦敬言責之所先詎容緘默竊見故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宋褧行修而潔學正以醇識量宏遠而能守乎堅貞文章倩麗而不越乎軌範與兄本與由進士並擢巍科旋歷清顯一時聲華縉紳交煜觀其翰林供奉史館著述之暇作為詩文記序碑銘雜文一十五卷或嚴謹純正或瑰瑋雄贍或清婉富麗出入乎馬班之場遊騁乎嚴徐之行頡頏乎沈謝之間是皆無忝誠可表儀後進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于行省有錢糧學校官為刊行

不惟斯人有光亦可以彰我朝文治之盛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擬得上項事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依擬刊行如蒙准呈照宜從都省咨移江浙省於各路有錢糧學校內刊印行呈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至正八年八月日

秋聲集十卷 明洪武刊本 吳方山藏書

黄鎮成撰　凡詩六卷文二卷實八卷每卷卷數俱留木板心除一二三四五九十外餘亦留木蓋爲續刊地也世行本四卷止有詩集此本雖似殘闕蓋當時本未全刊讀後跋可見非不完本也卷末有姑蘇吳岫家藏印記

右秋聲集若干卷昭武隱君元黄鎮先生之所作也先生

學行卓異抱濟世之材不得志於有司慨然著書垂訓以淑後學故發為詞章雖贍富麗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籟自鳴由其積之有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無窮雖然秋之為聲乃天地清肅之氣而慘舒之情具焉抑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邪使先生遠而在上則春風嘘拂草木回光諧治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而在廟廊矣朝廷詔求遺逸責於巨園僕之不才屢當薦士於執政獨恨知先生之晚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遺賢之嘆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皆有關於斯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人　訓傳後是亦為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謹識此于卷後而歸之

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己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先君子所著秋聲集詩文離爲十卷中罹己亥之亂已失大半所存者尚千數百篇鈞重惟先君子生平苦心萃於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跌淪没則後人何所徵考其先世故所服膺寶藏不敢怠忽爾後遭值兵禍相尋雖倉卒避地亦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延平太守寶壽吳公嘗繡梓以傳甫畢而世變無存鈞汲汲於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鳩工而卷帙浩夥未獲全刊姑稱力爲之繼此又當續刊也洪武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子男鈞稽拜恭題

雁門集八卷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元代郡薩都剌天錫撰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千文傳序至正丁丑

羽庭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峰走曠原而秀者曰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頎然而清癯然而元默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爲文往往有類乎或遡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不可窮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隱弃元微之理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卽其人與之語矣因疑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

葢充故其文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霜雪之滋悴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化生萬類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否乎元之理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子雲有所不逮然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乎德元果知之乎余豈得而議之今輯所爲文號曰亦元孰曰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轅彌明自衡山來愛其文也故馮物而序之重爲歌曰悠悠太虛孰可馮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窒盤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窮天台牛落黃山青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軒轅道士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

歌此曲山川明宋無逸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德氏有棚生泰者謁求棚非詩遂口占授之既而朱君伯賢曰生能致鬼神爲文詞多奇詭則挾入密室請賦白雲巢篇余方與客蒼顧器陳惟敬劉坦之佇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立談頃伯賢亟出曰若有降靈焉於物者自稱爲韓愈氏則軒轅彌明書諸几曰聞羽庭公能文章敢請見教邀余及衆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一篇質諸神神使誦之若有聽焉既終誦乃書曰善則善矣猶中間然字訣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嫿衆皆驚愕又書曰羽庭公近著亦元集吾請爲之序可乎凝神入思

頃刻附筆並就辭語絕類韓子體製因憶向在庚子正月間夢偕士友論文俄而見峩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吾昌黎韓愈也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文亦爲之低昂道在日用間文貴平暢則道自然明白文猶製衣也挈其領而覩之理斯順矣覺而記憶書以語卓君智之來君無逸今序中乃曰吾嘗即其人而語之矣斯言似有脗合乎前者適讀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又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哉言也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邪故不得遺置輙錄祔編左以備觀覽幸毋誚其迂誕焉是年月既

堂天台劉仁本書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平陽陳高撰

子上陳君旣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敘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汚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

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
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
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
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
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睨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獨敬愛
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林歐
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
文宜用之朝廷施諸典冊相與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
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輙自免去
擅兵柄而倔強州郡間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
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繆

戎其州者州欲協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於燕屢試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己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爲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版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豈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凵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編修創山蘇伯衡

序

自識曰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同至州南開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奔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逸遲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矣守拙耕田就老而罹此變間關遁逃非有所爲也求無媿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僑吳集十二卷 舊抄本

元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儕輩其生於杭於書無不讀作爲文章抑揚頓剉反復開闔一生平理而氣以攄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汩汩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既壯來僑於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徵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爲多故名焉予實見而知之者宜爲序之敝不敢辭庸復於先生曰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道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　平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澹財賦強而盛故達官貴人豪僑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

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
而子游北學於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
人一體為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
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豈徒籍乎山川風物
以為觴咏娛嬉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
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發而為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
然文豈易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
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
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
列文實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絶
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

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負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於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為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槪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出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為之文哉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於金華石塘胡公明剡源戴公此二公學窺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於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

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爲學者亦在其中矣必果僑於吳而后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名編爾徵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於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於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顏爲之言是集也爲古今詩銘箴賛題書跋序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徽序

張習重刊序 宏治丙辰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 明宏治刊本

元王翰撰 前有墓誌銘 吳海撰

詩者聲之文也本於內而見於外者也仁義之發醕以正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佚之宣淫放辟之辭誕豈偶然之故而已哉粤自唐虞聖神以敬是一心發而則爲賡歌慎念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數而則爲皇極敷言之教下迨乎三百篇之制或興頌乎正音或末響之流變皆非有出於人心之外也戰國之世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一寓於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諸葛亮以其忠直義勇之氣再變爲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淡自然之趣唐少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於是心之外哉洪武庚午余留案來閩郡庠生王儆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余請叙其首余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於感慨者極忠愛

之誠得於沖淡者適山林之趣巳心與之而未盡知其辭
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凛然如秋霜烈日之嚴毅然有泰
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皆仕於
朝而秉義於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應而非苟
然眩葩組華者比且徵於余之向所云者爲益信也讀觀
是編者固可以求其心求其心者尤當以景其行景其行
則可以相忘於言語之外矣於余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
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蓋其
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陵陳仲述叙

張信跋　宏治八年

閑過齋集八卷　淡生堂抄本

元吳海撰門人蘇武王偁編次進士永嘉胡甯校正。卷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徐起王偁兩序後一題歲在辛巳一題歲次辛巳葢建文三年辛巳也革除之後跋稱列敗故不著年號

徐起序歲在辛巳

王偁跋歲次辛巳

馬氏手跋曰淡生堂儲經籍蓋數千餘本鈐識欵印將爲子孫世珍百年之間散落人手近人有詩云宣綾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釘錢可嘆也予偶得唐子西吳興容集共四本繙閱一過魯魚帝虎脫訛極多殆不可讀以意揣度乙出而未有別本校對但可存疑而已因又嘆前輩好

書皆古宜皆校勘精審而傭書無知粗率苟且如此主人不之知也然則藏書雖多亦皮閣不觀徒資富耳之譏耳古人之精神心血其光氣蔚然時欲躍出于廢紙敗簏間又何怪其聚之不久而散落也與世之藏書者可以鑒矣

康熙癸巳夏六月餘姚馬瑗手記

鶴年先生詩集四卷元抄本

題丁鶴年撰　卷一曰海巢集題門人四明戴穓編次卷二曰哀思集題門人四明蕭省編次卷三曰方外集編次姓氏闕卷四曰續集題門人修江向誠編次後附鶴年兄吉雅謨丁愛理沙及鶴年表兄吳惟善三人詩一十三首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

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漸固不
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
回吐蕃康里畏吾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服
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
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
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
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
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巙
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柏斡公克莊魯公至
道三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
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為詩乃

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千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舶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遭時兵亂逃隱海上邈不與世接孔閔憂憤鬥悄哀痛苦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在於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愍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措詞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

歟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蘇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遐陬而爲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之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並傳於斯世者將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淑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懿行已別有傳茲不著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太學生戴習錄其論鶴年先生詩曰海巢集者詩題其後鶴年予友也其詩忠義慷慨有騷雅之遺意焉昔唐之僧

有詩其友盧仝之詩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君讀海巢集亦云生其貲之生其貲之虎丘滄居老人至仁書

此元刻元人丁鶴年詩余友顧澗薲歲試玉峯時所收而以之歸余者也余向藏正統重刊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集一曰海巢集二曰哀思集三曰方外集四曰續集以附録終焉審取與明刻校勘分卷分體俱非其舊即如海巢一詩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職是之故明刻列諸卷二中失其旨矣他如哀思已下三卷皆有取意而後之稱者僅據至仁一序悉以海巢名之有是理乎得此可証盧山面目益歎元本之不致淪沒者幾希爰付裝池俾得附驥

不壞與元刻諸名公集同十襲藏之較衢之塵埋故紙堆中其顯晦爲何如邪嘉慶己未孟夏書棘人黃丕烈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文瑞樓抄本

元錢唐錢惟善思復撰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余見其詩蓋知其爲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所著者以示余何其安適清曠娓娓乎有唐人之蕭散焉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苟同於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雖飾其言以爲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嗚呼詩豈可強爲之哉余蚤歲亦

嘗有志於是顧爲貧所驅奔走埃壒之途蓋久矣安得從
思復日褻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
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已無可掇拾宋涉於議論
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　時事議論亦多耳論者若謂
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狃於所
習近時又倡爲對偶精比以爲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
而無生氣流動謂可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
議論而不口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晚唐四靈於景物
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兩耳人耶余嘗謂少陵詩詩則
律意則不律以詩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非

生斲輪手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洛高語響如居仁邠
老猶是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一流具法眼
人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淯安夏溥書

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
致好事家因裝褫成册錢磬室曹秋嶽相繼收藏秋嶽亡
後伯兄爲徽於金閶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
有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處無從考
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
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附更有張伯淳貫酸齋書卷元
人草元闕湘竹龍唱和并雜詩東共此集爲三册得於康
熙丙寅之杪春而鈔成於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張

翁栻識

梧溪集七卷舊抄本

元江陰王逢原吉撰

周伯琦序至正己亥

陳敏政刊板序景泰七年

吾吾類稿三卷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皐撰

胡居敬序曰瑞州府作匾之祀余遊江右抵臨江假寓天甯寺寺僧邀郡庠因與教授吾吾吳先生舜舉游先生嘗語余曰郡承大亂之後民皆習武事厭儒術學宮雖存弦誦絕響敎無所敢吾甚恥之既而時異事殊凡牛屏居閭里

闢一室顏學藝文惟以奉親訓子爲務勢利紛華之習眎之漠如也郡遊罹兵燹干戈相承學宮荒閒袁鈞之境遺民逸士聞先生名爭延置其家奉贄請益雖武夫悍將多遣子弟就學焉四方搢紳大夫求詩若文戶屨恆滿平居無事操觚染翰者迹不厭境與意會必形之吟咏學者多傳誦之遂將名蓋竟齎志以歿惜哉先生沒十餘年其子均彙次遺稿屬爲敘余嘗見先生文集篇帙甚富今所存僅若此豈掇拾於喪亂之餘不能全也先生之文典實古雅從容於法度之中其爲詩冲淡和平發乎性情之正世之工乎侈靡浮麗以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者不可並論也先生世家臨川履齋丞相之諸孫也蚤游吳文正公之門

獲聞聖賢之學故處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見諸用其事業必有可觀也詞章云乎哉均字仲權好學而文能守其家學云

梁寅序曰余留郡城獲觀吳舜舉吾吾先生詩尤妙於五言如竹林清籟頓蘇煩鬱如蘭皐秋露頓殊塵境因嘆曰詩形於音音生於心心有所契音乃中節先生之詩中節之音也而余未能知之憶余弱冠時與先生同處豫章郡庠為弟子員余之學未知方志有不定因謂人皆然同余之愧也後三十年先生為臨江郡博士遂屢見之以急遽流離未暇考德問業知先生未盡又可愧也後又二十餘年而先生沒矣而始獲盡觀其詩文皆亹亹古人乃大愧

焉以五十年之交友而知之未能盡何也其失原於自息而閑於知人也嗚呼自首嚴扃舊交零謝欲求如先生者與之上論風雅而下評近作其可得耶先生之子均以先集見示凡先生行事前進士胡君据敘之詳矣余書此于後始以見慕之之至而媿之之深也

詩權輿于康衢之謠賡載之歌而大備於成周之風雅頌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邵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無詩也無古人之詩也非無古人之詩也無古人之性情也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詩之爲體非古也絺章繪句嘲風弄月詩之爲教非古也夫以古人之詩如彼而今人之詩如此謂之無果無詩哉其間有能以

今人之詩體工寫古人之性情則詩之爲教猶有存者然文章與時高下漢魏之詩猶近於古下至六朝則綺麗之習勝而漢魏雄渾之氣亡矣迨夫聲入於律而絕句八句排律之作則號爲近體而拘拘於對偶妃青配白爭以纖巧新奇爲尙去古益遠然時之所趨其可少乎臨川吳舜舉先生蚤知學詩而能上追三百篇之義作爲五七言古近二體詩皆本乎性情關乎世教非泛泛而作者前嘗爲臨江郡博士其淑諸人者多矣亂離以來全稿散失其子均收輯遺篇於亂定之餘僅得若干首臨江稅課司大使京兆趙君師常見而說之遂率郡中士友命工刻梓以永其傳以余與先生相知之深徵序其端余不敢辭䁥美

和序

樵雲獨唱集六卷元刊本

元金華雲顒天民甫葉顒撰

予誅茅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翳水秀而峯奇居處孤峻名其庭曰雲顒閉門郤掃謝賓客日與樵夫蕘叟盤礡乎丘園林麓之中披雲嘯月釣水采山無少休暇久之後家於山之西隅負郭而樓居形勢虛敞窗戶軒豁而南與北巘爭獻奇秀儼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屏几清致復不減於雲頂也東西相望不數里故吾得以幅巾便服輕鞋瘦策從樵夫蕘叟相往還于其間山迴路轉川鳴谷應伐木之丁丁鳥聲之嚶嚶更呼互答斯樂何極斧斤之

餘濁酒旨適觴詠談笑擊壤賦詩吟唐律五言
首雜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關世教之盛衰亦足以叙幽情
寫閑適之興假名其帙曰樵雲獨唱蓋予知樵夫翁叟相
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樵夫翁叟知從予之遊又不知
予賦詩之趣斯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
不謂之獨唱乎幸而翁叟中有如朱翁子陶靖節輩固將
甘心與之揖遜周旋賡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亂之得
失評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諮嗟昔風雅之氣吐平生
慷慨之辭散爲箴規發爲歌詩悄拔俊爽雍容舒徐放而
縱之而言不肆收而藏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
響於無窮者也樵唱之樂無以易此不幸而世衰道微斯

人傑不復見則于長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之歎而獨唱之旨其有以夫昔至正甲午重九前四日雲顯天民景南

槀蘭序

六藝之文唯詩最能感物動情故詩有興有比能多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能關古今治亂世教盛衰之運能發忠臣義士懷邦去國感慨嗚咽悲壯幽憤之音能起山人野叟遁世絕俗曠逸放達高蹈遠舉之趣可謂樂而不淫怨而不怒若泉巖潔不足助其清奇花異卉不足姸其豔嬙嬌嫮媚敢望其閑遠真淑之豐容武夫豪傑曷並此英毅剛堅之氣概美矣哉詩之德也大自風宋之後寂無聞焉漢魏而下曹劉沈謝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輩出咸心

肆志沉酣斯文奮雄才宏辯於風騷翰墨之中吁詩言妙何於乾坤風月之下上可繼三百篇之緒餘下可爲千萬載之格範僕江左遺民東陽逸叟學問不高天資素下寡於游從懶於趨附厮牧論交漁樵同調採山釣水飲酒賦詩相羊林泉逍遙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丘園眼空湖海旣無賢師開發盲聾後乏良朋評論工拙謾成獨唱敢慕孤高雖無烟雲出沒變更之雅態尙多溪山登覽賞翫之清歡雖未能驚世駭俗粗可以訓子示後俾曾元之後咸知迺翁能以忠拙自牧勤苦自持安分娛樂終老於茅廬庶可免夫馳聲走譽競進苟取之譏云耳至正庚子中秋日雲顯天民景南渠寓後序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題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闕卷一至八抄補金吾另

藏一抄本後有壬俞跋跋云楊廉夫博極羣書自成一家

言菊翁章帚落未覩其全太冲袁老素號藏書慨然見投

如獲珍寶汁雨淫淫不妨校勘茲因完刻以廣其傳漫識

於此云云叢卽刊刻者所跋惜未著年月未知則何時刊

本也

鐵厓文集五卷 元刊本

元會稽楊維禎著毘陵朱昱校正　前有鐵厓先生傳卷

首圻城老叟射敗將書上饒曖平章書兩篇東維子集鐵

崖漫稿俱不載卷末有姑蘇楊撰書於揚州之正誼書院

一條

鐵崖漫稿五卷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元楊維禎撰　卷四末有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稾多矣而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以周桐村所錄一帙錄文四十九首歲戊子至正八年或自婁問來别以錄稾一帙售予凡文一百五十首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云云又云予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案復古詩係至正時章琬所編則編輯者當與琬同時俟更考之

無名氏序　殘闕

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稿多矣而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或以周桐村所錄一帙乞余錄之予時尚情於筆墨恨錄之

未全倖獲其文四十九首遂索去迄今殆三十五載矣間取而觀之字畫訛謬且多草率可笑未暇檢校又恐其散失而無附麗歲戊子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予所爲文凡一百五十首距今又二十年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蓋余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有史義二冊以板籍大小不倫別裝潢而藏之云

嘗觀楊鐵崖先生文章其出語奇絕且立意不苟殆難放逸而卒歸於正要未易泛然而覩之也余酷喜之每詢求於先生諸門人或得之則僭咸纂慮日積月累手抄數百篇成二帙置之几案間日常展翫若使韓柳復生必以爲然也嗚呼先生平昔詩文何特過好事者悉鐫諸梓廣其

所聞以惠來學將有大快千古不亦宜乎昔洪武十四年五月九日前從仕郎湖州路德清縣主簿謝氏九疇書于道安精舍

鐵崖先生詩集十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元楊維禎撰 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甲至丙曰鐵崖先生詩集丁戊二集曰鐵崖先生古樂府後集丁集題太史金華黃溍評點門人章琬孟文編注戊集前有至正丙午章琬跋己集曰鐵龍詩集曰鐵笛詩七言絕句庚集曰鐵笛詩七言律辛至癸曰草元閣後集壬集題孫月泉輯錄月泉未詳何時人述古堂書目有楊鐵崖集十卷未審即是書否

先生自言余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篇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到吾門者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毛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故玉峯李著作先生推爲詠史手言至正丙午夏五月上吉門人章琬拜手識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元臨海陳基著金華戴良編　卷首有汲古閣毛子晉印記

戴良序曰夷白齋稿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夫內史臨海陳先生所著良旣訪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爲三十五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

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道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楊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艷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復浸淫於五代之陋逮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文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變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而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氣頹敝於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概可見矣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

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
然自天歷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
柳公黄公而已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
六十年而戴白之老垂兒幼穉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晏
然無以異於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淳茹和
以鳴太平之盛休其摛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
而學問則優游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
揭柳黄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
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
潔則有得於揭公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
長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幟詞壇自

餘數公嘗想見其風采皆聞其聲咳邈然其不可接者久
矣於是淪沒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之高
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游吳中久之自吳踰淮泝黃
河而北達於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
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
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蓋自虞揭而下
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爲文雍容紆徐如冠冕佩玉
周旋堂陛之上驂騑撲縱又如風雲地鳥拔行於陣伍之
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
吳中居無何我吳王開其學尚朗以樞府都事起于家不
幾中尚遂屢遷而長其省掾其後調太尉府參軍由參軍

升內史迹愈顯而文通工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手應之藹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閒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述者又不過數人焉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于時而得大肆其著作其可不為之貴重之歟某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不能有所去取於其閒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於一字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為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寬易愛人與人交於恩義尤篤雖待歲獲初未嘗

疾言厲色乎居蓋雍雍如也者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併及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號白齋乃其自號也故以題其藁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朔日書

石門先生文集七卷 明刊本

元臨江梁寅孟敬撰門人黎卓崇曙編次

鄧伯言玉笥集九卷 抄本

明鄧雅撰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温潤枯槁之異文章固然詩之爲道亦猶是也余獨謂詩之作也有正變焉

正固爲盛至於情發於聲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其正者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聲之所止禮義存焉故氣應乎外情發乎中若功業加於民聲光耶於時則其氣自壯和順積乎中英華見於外則其情自宛氣可以學而爲情不可以強而至曾謂山林之不可爲臺閣臺閣之不可爲山林乎譬之太羹元酒醯醪雋永查梨萍苴淡脆酸澁食者各適於口而其出於自然者蓋不以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少力於學壯而未行老於風騷乃有所得其爲詩歌每出人意表踰而不踈直而不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往往從容不迫而意已獨至使接踵陶韋間未見其大相遠也觀所謂山林

枯槁者甚不侔矣是果氣使之然與抑情乎哉嘗示余以所爲玉笥集數百篇且求爲序余因諷味省感焉嗟夫今之於詩道者或氣滿志得則不暇以爲或羈愁窮困則不得以爲若君者學於少得於壯成於老富貴榮達之心雖淺而溫柔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與其亦君之幸也與將見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宣宮商諧金石以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於君也吾老矣幸或見之尚當有徵斯誼姑以是爲序洪武乙卯七月既望臨川老友蘀闇道人何淑書

余老遯巖谷諸賢以詩貺余者亦多矣及觀鄧伯言父玉笥集爲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與於強作之者也詩之搜

緝以爲富雕繪以爲妍素幽以爲奇放情以爲豪若是者工則工矣謂得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故沖澹自然華不爲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則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堅評其詩謂其好尚之專且久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爲金鍾大鏞之音又嘗不止於是斯誠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攬夫玉笥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章應物雖專城美祿而詩多泉石之趣孟浩然所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伯言於章孟近矣而進之益不已則知之者當益衆余之言何爲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觀而畧論之耳洪武乙丑秋

八月望蒙陽梁貢書

觀登若伯言詩如春風林塢卉木鮮麗泉石精冷時禽嚮答自然天趣有動人處由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心以往何求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制作則又將有得發而為金鐘大鏞之音矣古有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沖澹中多古意歌謠善諷切最近人情有足采者矣尚勉焉以俟洪武丙辰之歲子月下澣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子堅書

古今論詩以平淡為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晉陶淵明唐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其

風調高古而辭旨簡遠有非區區模擬所易識可謂深造自得者與或者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爲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哉予至永豐之三年聞新淦鄧伯言氏工於詩而未之見也一日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玉笥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以用資爲詩其用心勤矣余於同年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篤也季敏尚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裒其所著命工鋟梓以傳於永久蘄一言以爲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修潔不爲險艱藻繪之語澹泊和平而無忿懥哀怨之意蓋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於平淡之域嗚呼其亦有得於三家之風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

陽公曰知聖俞者無如修然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醎異好有如此者而況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爲書於篇首而授伯澄使歸之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澣會稽山人戴正心序

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國朝張羽撰　案明史文苑傳云羽文精潔有法則羽固非不以文著名者世行本止有詩集四卷文集則未之見此本始山雉賦終滄州齋記凡文五十一篇文瑞樓書目有張羽文集一卷注鈔未知即是本否畫屏贊云白雲隂軒

飛嵐入梘何氏以朱筆改作峴仍以墨筆改作梘而注云梘廣韻注讀書牀也黃氏蕘圃跋云此字義門幾交臂失之又云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誠哉是言請以此言爲校書者鍼

永嘉集十二卷　抄本　從讀漢見藏書抄本傳錄

明張著撰嗣子規同弟矩敬集　著字則明自號永嘉子世居溫之平陽縣元末避兵吾邑邑人招致邑庠爲弟子師遂家焉洪武三年領鄉薦授膚施令擢臨江府同知卒於官明初吾邑有三張先生俱以行誼重鄉里先生爲北張北墅先生爲東張金吾十四世祖觀復先生則南張也先生自平陽來虞即主吾家與觀復先生爲道義交所著

有易經精義永嘉集長安倡和集等書今惟永嘉集存凡詩九卷文三卷合十二卷先生子規字運生所編也夫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一代名賢兼與吾祖相周旋者乎讀其文思其人先生之英爽吾祖之精靈不啻恍惚遇之抑余吾更有感者吾六世祖遜志先生學問文章蔚爲儒宗其居鄉也能以德行化橫逆其秉鐸也能以經術訓多士熏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幾所著有毛詩特解性理纂言遜志錄歸田集時義逌詮等書今皆散佚無一存者噫先生之後泯沒無聞而先生之集存吾祖之後子姓繁衍科第蟬聯而吾祖之著述佚豈豐於此者則嗇於彼耶抑書之傳不傳亦有幸有不幸耶雖然名山石室不少遺珠

老屋破垣間有壁簡安知今日所觀前不獲者與日不且
于撫意中得之耶循覽是編回環祖德甚不勝覲幸之私
云
海虞自言叔氏北遊聖門名著四科故代稱爲文學里元
至正中永嘉張先生暨昆陽鉅儒鄭東季明鄭采季亮避
地來居同以經術文詞鳴於是吾邑文學益盛於一時矣
天朝底定九有洪武庚戌肇設科舉以取士時二鄭既沒
先生以易經起家與邑人鄒立誠九思輩者昭夫博溥彥
博偕中鄉闈而先生名在前列授膚施令遷臨江別駕以
終譾生後弗克親接緒論蚤歲即交先生嗣子規運生得
觀遺稿而私淑之先生之學根柢乎六經旁及乎子史羣

書故理明氣昌爲文紆徐曲折或約或豐而動合矩度至
其發於聲詩亦克備兼衆體　或雅馴而舂容或
流麗而俊逸賦景寫情曲盡其妙故訥每諷誦之未嘗不
深嘆而敬服也今年祇命出按江浙道過剡邑運生乘次
先生之集屬爲序引嗚呼　敢憶昔讀書川上嘗
訪鄉之前言往行庸致景仰之私若鄭之昆季及鄒黃唐
氏家率泯絕無聞獨先生克有賢子保藏遺稿自非積德
之深詎能然哉先生之沒運生時始踰晉迨今年踰六秩
隱居教授子孫詵詵世守先業故訥重其請輙忘固陋僭
序卷端使讀者既知先生之學之美而又知其德澤有以
垂裕厥後也先生名者字則明履歷之詳俱載同年鄉貢

進士廬陵劉榘仲方所爲傳茲弗贅宣德二年歲在丁未八月朔監察御史同邑後學吳訥序

永嘉集者張先生則明所著也先生始家平陽自少研窮經史欲以見於世元末遊學至姑蘇以兵亂道梗遂家常熟常熟學者爭師之舉爲州學訓導未幾轉淮安路學教授天下大亂乃棄官歸日與諸生講聖賢之道大肆力於文章國朝受命海宇甯一洪武庚戌始設科取士先生領鄉薦在高等將會試禮部而朝廷急於用人遣使者賫勑命至家授膚施知縣時兵荒之後閭井蕭然先生招輯流亡勸課農桑撫循勞來出於至誠由是邑以完復歷三年用績最陞臨江府同知有善政及人旣沒人猶思之事具

前侍儀使盧陵周仲方所為傳蓋先生學問則正而操行清潔故所立如此平生詩文甚富經亂不存其子規收拾於散軼之餘得若干篇皆姑蘇時所作既彙次成帙因大理寺正嚴君志道求予序之予謂先生之學將以行之也不幸少不得行於是託於文章以自見使先生早遇聖明以所學施於用其功業有以及人則文章未必如是之美也自古賢人君子於文章事業往往患其難兼如漢賈誼董仲舒黃霸龔遂其人誠偉矣然皆不能兩得而先生兼有之豈非難哉先生之詩取法唐人皆清遠有思致所為古文必本於經傳其義正其辭確蓋繫繫乎有用之言也後之君子讀其文章而考其事業則先可知矣故

爲序其首簡宣德三年八月望日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知制誥修國史泰和王直行儉序

範軒集十二卷抄本

明林大同著　大同字逢吉號範軒吾邑人仕至開封府訓導明初吾邑有三儒籍言氏林氏及吾張氏也今吾宗與言氏世有達者林氏則無聞而先生之集乃巍然獨存是則苟卓有可傳表章不必盡在子孫也先生與金吾十五世祖億之先生十四世祖觀復先生相友善家乘有先生撰十六世祖母薛孺人墓誌銘今載集中又有送觀復先生應詔赴京師序集中附集中與吾祖酬贈詩凡三十餘首異日當錄附家乘以垂不朽

周矩趙命紀行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四終